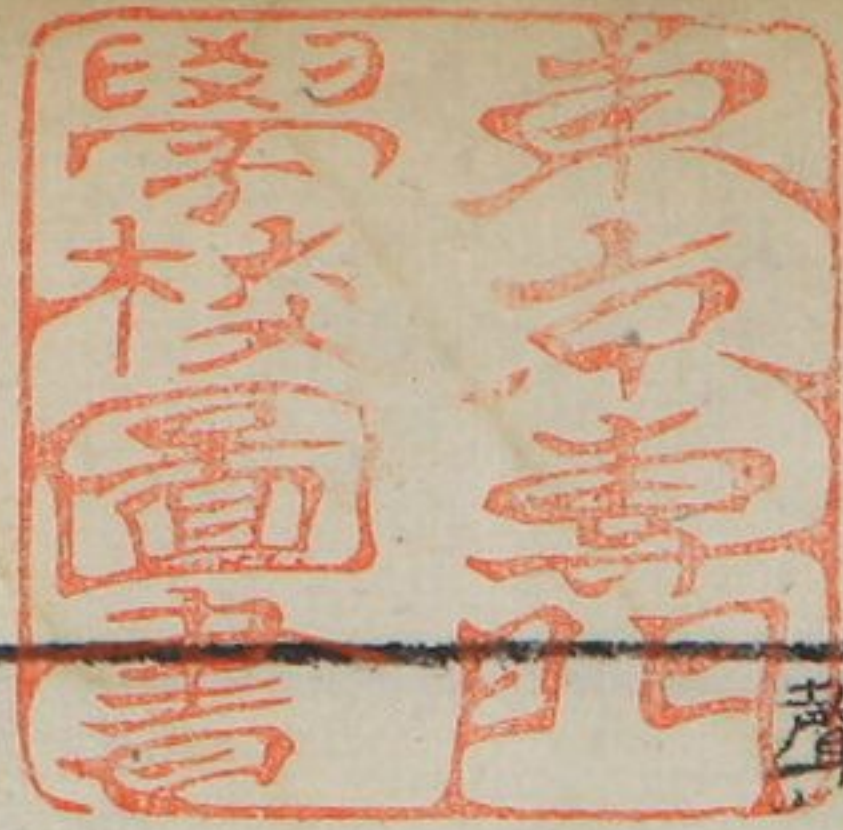


尚書

口仁12
491
2



16
卷



清
56
2

王去聲

華去聲

書卷之二

蔡沈集傳

夏書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

是功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

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為九州。境也。若兗

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兗州。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

夏書禹貢

免龜音杭行
音來涑音
談覃音

是。既修太原至于岳陽。修因蘇之功而修之。
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在河東郡
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
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是都
地也。堯之所都。楊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
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覃懷底績至。
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覃懷底績至。
于衡漳。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
東。太行之西。涑水出於平西。淇水出於平東。
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
一。出上黨。沽縣。大。龜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
山也。名爲清漳。一。出上黨。今平定軍樂平縣少
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爲濁漳。鹿谷山。今
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鹿谷山。今
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

反鋪力音矜
杯任零礫

題緹音

軍東光縣也。又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于
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
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
澤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東北
去。猶定王五年。河徙碣石。東。而取漳水。益遠。至
欽時。河自大。後徙碣石。東。而取漳水。益遠。至
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道而漳水。益遠。至
白壤。漢孔氏曰。欽與唐人所言。道而漳水。益遠。至
而。知其種。以教稼穡。大司徒。辨十有二壤。惟
物。九等。制。天。下。之。稼。穡。大。司。徒。辨。十。二。二。壤。惟
地。制。貢。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然。辨。土。之。宜
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然。辨。土。之。宜
壤。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
會。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墳。壤。用。麋。渴。澤
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厥。賦。惟。上。上。

夏書禹貢

三

卷二

聲治平

寇澹音

錯厥田惟中中。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
 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賦於田四等者。地廣而
 人稠也。天子所自治。併與州先賦。後田者。畿
 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州先賦。後田者。畿
 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
 以賦屬於厥土。按九州。餘州皆賦。出於田也。故
 田而後賦。又按九州。餘州皆賦。出於田也。故
 總數。以九州。餘州皆賦。出於田也。故
 田而責其出。是寡賦也。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
 天子封內之無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
 所事於貢。篚也。無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
 名。恒水。曲志。出常山郡。恒山。曲陽縣。恒山。北
 在。今定州。曲志。出常山郡。恒山。曲陽縣。恒山。北
 氏曰。東流。合滏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滏水。東
 氏曰。今之恒水。滏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滏水。東
 流。入于滋水。恒水。滏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滏水。東
 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

呼滹音

蟬澹音

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
 河。過鹿北。廣阿。非
 曰。鉅鹿。遠。河。未嘗。陸。大。陸。行。鉅。鹿。之。廣。阿。非
 古。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行。鉅。鹿。之。廣。阿。非
 是。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
 故。班。馬。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
 冀。以。及。枯。洛。之。南。率。皆。穿。西。山。之。麓。以。行。及
 其。已。過。信。洛。之。北。則。與。西。山。之。麓。以。行。及
 以此。地。謂。之。昭。慶。乃。為。大。陸。北。至。大。陸。者。合
 故。隋。改。趙。之。地。疑。鉅。鹿。之。為。大。陸。北。至。大。陸。者。合
 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為。大。陸。北。至。大。陸。者。合
 求。之。向。北。者。地。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亦
 州。為。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為。邢。趙。深。亦
 而。平。地。之。廣。者。亦。可。耕。治。為。邢。趙。深。亦
 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
 後。島夷皮服。夷。以。皮。服。來。貢。也。夾。右。碣。石。入

夏書禹貢

卷二

于河

竭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
來之自北海入河向西南轉而冀州北
屈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帝
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
平與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瀋易皆
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
鄜道元言驪城枕海有昭以爲道數十里
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其入貢河道歷世
爲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
國策以碣石在常山九門無此山也
名偶同而鄭氏以爲九門無此山也
之東水蘇氏曰濟之閒相去不遠
兖州東南跨濟非石於濟也愚謂河昔
流

勇音

聲濟上

禮沛子

甫音

俗樂音

論入于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閒始相去不
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林氏曰濟古文作
沛說文註云出常山房于縣贊皇山則此
音同義異當九河既道二九爾雅一曰徒
以古文爲正九河既道二九爾雅一曰徒
四曰覆其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
曰高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
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既道者順其道也
徒駭河志云在滹沱河既道者順其道也
池南許商云在平城河既道者順其道也
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棗州滴河在
地記云卽篤馬河也覆醜河通典云在德
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州無棣州
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潔河東地記云
臨昌來輿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南從德
平昌來輿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南從德
在樂陵東地記云在樂陵南從德

聲要平 悉音

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溲沱為徒駭。而不知溲。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為九河。齊桓塞其。入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公之。所為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為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壤。相去五百餘里。禹之滄州。當在其地。後為海水。相去五百餘里。禹之滄州。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播為九河。在此五里中。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在其西北。

強上 聲 沮 音 雍 汴 音 貢

皆石。不應什沒。今竟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自。古。河。自。今。以。為。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為。九。則。自。古。河。自。今。以。為。海。處。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所。漸。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西。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雷。夏。既。澤。陽。縣。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神。各。之。曰。雷。夏。也。洪。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沮。會。同。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沮。二。水。名。灘。水。在。宋。又。曰。爾。汴。水。受。陳。雷。浚。夏。書。禹。貢。河。灘。水。在。宋。又。曰。爾。汴。水。受。陳。雷。浚。

如音 粉音 墳音 音遙 楚音 權音 狙音 瘞音

儀陰溝至蒙為灘水東入于泗水經汭水出
陰溝東至蒙為狙瘞則灘水即汭水也灘之
下流入于睢水沮水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芒縣
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芒縣
濟出為濳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
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
也一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桑土宜桑之土
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
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
濮上桑閒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兗地多在下
下水平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墳起也
地也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
○如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
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兗徐揚三州最居
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

又有音

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天或喬而或漸包
故於三州持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
也其性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最薄言君
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
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疎
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
去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
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為禹治水所歷之年且
謂此州治下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之功因以
上為相當殊無意謂賦亦第九與州厥貢漆絲
厥篚織文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篚
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篚而貢焉
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文錦綺焉
夏書禹貢

鮮上聲

夏書

禹貢

七

卷二

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
 者以此歟。嶧山各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
 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山。下邳今淮陽軍
 下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
 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
 以向日為貴也。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
 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西
 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
 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于水濱。若浮
 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
 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
 石磬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
 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之夷也。蠻時之
 別名也。暨及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
 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夏翟之出於
 羽畎。孤桐之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
 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
 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也。武成曰。

篚厥玄黃。織。縞。皆繒也。禮曰。及期而大祥。素
 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記曰。有虞氏。縞衣
 而養老。則知織。縞。皆繒之名也。曾氏曰。玄。志
 而有黑色。以之為冠。以為首服也。黑。經。白。緯。所
 以齊也。以之為冠。以為首服也。黑。經。白。緯。所
 曰。織。縞。也。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所。服。也。白。緯。所
 于淮泗達于河。許慎曰。汭水受陳雷浚儀陰
 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淮蓋泗。至于大野。而許慎
 又曰。泗之可以達于河。入淮。蓋泗。至于大野。而許慎
 沛然則泗之。上源自淮。惟揚州。北至淮。東
 沛亦可以通河也。淮海惟揚州。北至淮。東
 于海。彭蠡既豬。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
 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陽鳥攸居。陽鳥
 鄱陽湖者是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羣
 之鳥。謂鷹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羣
 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記鷹北鄉也。言澤水

聲為去 波 嚙音

既豬洲渚既平而禽鳥亦三江既入庚仲初
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東江入海者為婁江
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入海者為婁江亦
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
名三江水也吳越春秋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
之水者謂東江為北江東江為中江者既為南江
江所謂東江為北江東江為中江者既為南江
水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合流數百里至
若海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
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
有味辨之說禹之治水本為民去害豈如陸
羽輩以其味烹茶為口腹計邪亦可見其說之
窮矣揚州巨浸何以惑人故拜及之或曰江漢
之水揚州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荆
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况朝

蕩音小 篠音 開音

宗于海荆州固備言之是亦可震澤底定震澤
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
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
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曾氏曰震如三
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
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
蕩也篠篠箭竹蕩大竹郭璞曰竹闊節曰篠數布
也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
泥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天喬高也塗
泥也水泉濕也下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地多水其土淖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
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
下異品故變文也厥貢惟金三品璠璣篠蕩齒
言下上錯也夏書禹貢
華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

奇子
上聲

寒
邦音

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詩曰：何以錫舟之。惟玉及瑤琨，說文云：石之美，以錫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篠，亦為材。中於樂之管，篋亦為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篋、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梗、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之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鳥、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各、織、為、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篋、焉。包、裏、也。小、曰、櫛、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之、常、也。客、則、詔、之、曰：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沿于江** 海、達、于、淮、泗、而、入、淮、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沿、于、海。至、吳、始、開、邦、溝、隋、人、廣、之、而、江、淮、通、舟、船、始、通、也。孟、子、言、排、

朝音

淮、泗、而、注、之、江、荆、及、衡、陽、惟、荆、州、荆、州、北、距、南、條、記、者、之、誤、也。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衡、各、見、導、山、北、距、南、條、曰、荆、州、以、衡、山、之、陽、為、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江、漢、朝、宗、于、海、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江、漢、朝、宗、于、海、見、導、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荆、夫、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九** 江、孔、殷、長、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之、洲、在、九、江、下、雋、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今、沅、水、瀘、水、元、辰、水、敘、水、西、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

夏書禹貢

卷二

九

蚌與同

應平聲

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擘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慶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日廩江。八曰提揚州。九曰菌江。今詳漢九江。又以為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為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為據。且九江派別。取之邪。亦必首尾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為九。然其為一水之閒。當有一洲。九江之閒。將無所容。况乃為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况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為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攷。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本朝胡氏以洞庭為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也。因九水所合。遂各九江。故下文導水曰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各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犬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益以明矣。江沱潛既道。白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凡水之出

枕音 春枯 天去 聲 砥音 利紙 簪音 簪音

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於沱。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雲土夢作又。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荆州其澤藪。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合而言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又有高卑。厥土惟塗泥。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厥田惟塗泥。而賦為第三等者。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地闢而人工脩也。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枕榦栝柏。礪砥簪丹。惟箇簠楛。三邦底貢。厥

拱鞏音

免灑音

縣縣敵四江入澗然石池于縣瀍河也南上盧
 西入故水江于水則山縣洛也南瀍縣洛氏
 五河也並入河入澗即東新安水出河南志
 里潛詳流海而四洛出今所出里新酈道元
 敖行見小荆州相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
 倉絕下文相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
 東南南滎波既豬
 者古之教山也按

詐澁音

劬音淵

今濟水但有石門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
 水有禹塞平地滎陽猶謂其處為滎澤成
 塞禹塞平地滎陽猶謂其處為滎澤成謂
 曰禹塞平地滎陽猶謂其處為滎澤成謂
 濟水注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
 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水有
 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滎水有故
 其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滎水有故
 波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滎水有故
 之山波爾也波水周職方州其滎水有故
 詳孰一孔氏以滎導滎澤被孟豬
 波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滎水有故
 定陶縣東今與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
 定陶縣東今與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
 謂山故縣東今與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
 謂山故縣東今與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
 東北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
 孟諸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
 縣西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

漏鑊音

記劇音

叨洪音

丁加慶音

夏書

織皮

也。玉磬、石磬、鐵、柔鐵、言鐵也。鏤剛鐵，可刻鏤者。

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治富擬。

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也。織皮者，梁州之皮。

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

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

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既貢，王磬又貢石。

磬最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清？

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

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西傾因桓。

在隴西郡臨洮縣，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桓。

水各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蘇氏曰：漢。

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沔。

郾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

即潛水也。自西漢迤邐，流而居于晉壽界，阻漾。

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歷漢川，至于褒。

逖音夷

水。逾褒而暨于嶺之南，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

武功，而北以入于渭，漢武問之，云：褒水通沔。

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

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沔，如此則。

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水而不言褒，斜者，因大。

以見小也。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

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又未。

可曉也。絕河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之域，西。

而渡曰：亂河者，弱水。既西，柳宗元曰：西海。

主冀都，而西河者，弱水。既西，柳宗元曰：西海。

渙無名，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

後止，故各曰：弱水。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

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

窮石山，自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

免音

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涿邪山，則。

園水分軍收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

更書禹貢。

卷二

夏書
 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
 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山。終南山亦
 皆山名。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為終南山
 在扶風武功縣。今未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
 也。博物地志古文以垂山為博物。在扶風武
 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鳥鼠地志在隴西
 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為
 青雀山。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
 文也。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廣平曰原。下濕曰隰
 也。鄭氏曰。其地在函。今邠州也。豬野地志
 此也。鄭氏曰。其地在函。今邠州也。豬野地志
 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為豬野。今
 涼州姑臧縣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三危既宅
 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三苗不敘。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為燉
 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
 功敘。今按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

而立其次者於舊都。今既竄者已不敘。而居
 於舊都者尚桀。驚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
 阻。氣習使然。今湖南猺洞。時猶竊發。厥土惟
 浮。而詢之。多為猫姓。豈其遺種歟。厥土惟
 黃壤。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
 及。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等。而賦第
 功少。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美玉也。琅玕。石
 也。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
 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積石地志在金城郡
 鄯州龍支縣界也。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
 縣。今河中府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
 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
 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
 其書禹貢

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
 例以互見耳。○按邢昺奏乞下熙河路打造
 船五百隻。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昺欲用
 內藏放。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昺欲用
 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州之
 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
 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
 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
 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
 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積不勝舟載。
 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昺之策
 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
 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
 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錄
 之以備。織皮。岷嶺。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岷嶺
 參考云。織皮。岷嶺。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岷嶺
 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
 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

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
 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卽就也。雍州
 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蘇
 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涿島夷所篋。此
 三國亦篋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
 當有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
 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愚謂梁州。導岷及岐。至
 亦篋織皮。恐蘇氏之說為然。導岷及岐。至
 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
 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
 隨山也。岷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岷山。地志扶
 風。岷縣。西吳山。古文以為岷山。今隴州吳山
 縣。吳嶽山也。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按寰
 宇記。隴州。岷源有岷山。岷水所出。禹貢所謂
 岷山也。晁氏以爲今之隴山。天井門。秦嶺
 山者。皆古之岷也。岐。荆。見雍州壺口。雷首。太
 夏書。禹貢。

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壺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晁氏曰。山。峰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山。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狀如屋。太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恒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北。今定州。曲陽也。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爲。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講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脉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襄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多水。則西流。以入

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其間各隔沁。滹。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列之。而名皆爲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爲南北。北。竟之。山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雍州。朱圉。鳥鼠。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秦州。大潭縣也。俗呼爲白巖山。鳥鼠。見荆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也。熊耳。在商州。夏。禹貢。

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穎川郡密高縣
 有密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
 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
 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
 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北有
 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
 也之山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嶓冢
 也荆山南條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見梁州
 陽府南章縣也內方大別亦山名內方地志
 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
 北今荆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
 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岷
 在安豐者非是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岷
 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見岷山

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
 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荆山古敷淺原地志云豫
 章郡歷陵縣南有傳易山古敷淺原地志云豫
 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為在鄱陽
 者非是今按晁氏以鄱陽山有博陽山又有歷
 陵山為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
 地不應又為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
 州德安雖為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
 小而卑亦未見其為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
 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
 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
 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過衡山之脈連延而為
 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衡山之脈連延而為
 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為
 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
 經袁筠之地至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
 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為敷
 水東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為敷

正 伍音

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
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
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積石龍門見雍州華
見導山孟地各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
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
者即此今亦各富平津洛洛入河實之東內
在則自西南而東過之故曰東洛河實之東內
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楫以為為武成洛河大伾孔
為在修武武德臣瓚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以
成阜山又武德臣瓚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以
山蓋大伾也按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
地故禹記之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
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西去洛
汭既已大近東距洛水大陸又為絕遠當以

反 蕙音 蕙音 蕙音

黎陽者為是洛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
都縣枯涿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於磬礫至漢
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戾地
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
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為王莽河非也古涿瀆
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
向而信都者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堯
文當以信都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堯
州逆河意以海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堯
海則逆河在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播而
為九特順而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
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
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
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
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
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山積
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
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
夏書禹貢

卷二

頌音

聲

尾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崐崙也
 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
 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
 自言崐崙在其國西南二說恐薛氏為是河
 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
 石不言其方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
 所經則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
 南而東則曰東至厓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
 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
 而北則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
 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
 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考自
 大伾而下岸高於乎地故決鬻流移水陸
 變遷而洛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
 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
 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按李復云同州
 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
 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

負

語音

聲

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
 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
 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
 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
 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脩闢去其齟齬
 以泱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
 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
 博河之故道不知却何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
 博不知此說也
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匯澤
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縣嶧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
 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嶧冢導漾者其西源出
 隴西嶧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
 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
 夏書禹貢

三

卷二

汝音

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雨同為漢水
者是也水滙發于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又
東流為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
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非也
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滄浪者明非他
也三滙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
南流者名滙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汝
水疑即三滙之一然據左傳漳滙界來又名
水際未可曉也彭蠡見揚州北江在今漢陽
軍漢陽縣滙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在今漢
海在通海縣彭蠡見揚州北江在今漢陽
皆謂今之通海縣彭蠡見揚州北江在今漢
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
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
之流非自漢入而為滙者又其入江之處西
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為滙者又其入江之處
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
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凡番陽合數

應于

州之流猶而為澤泛溢過初無仰於江漢
之積而後成也亦不惟無所仰於江漢之
今湖口橫渡之處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
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滙澤而為彭
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
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為北江者又
以經文考之則今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
經則宜曰南會于滙不彭蠡不應曰東滙於
宜曰南會于滙不彭蠡不應曰東滙於導江則
於經則宜曰南會于滙不彭蠡不應曰東滙於
今地望參校絕為反廬今廬江之北有所謂
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六月間蜀嶺雪
消大江泛溢之時水入湖至七八月大嶺雪
水落湖方洩隨江以東為合東滙北滙之
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
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
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

滙會本滙會里滙
為作坊于音

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蒞而身督之若
 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
 遠官屬往視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
 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
 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
 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
 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
 甚眾也以此致誤謂之為滙謂之北江無足
 怪者然則番陽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
 之為彭蠡信矣

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為
 中江入于海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
 雋縣西北入江鄭氏云經言過言會者水也
 言至者或山或澤也禮宜山澤之名按下文
 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荆
 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慮

沈音

滙中江見工章

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

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沈水濟水也發源為
 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
 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沈水

復扶
又反

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
 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
 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歷號
 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
 為榮榮即榮波之榮見豫州又東出于陶丘
 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又東
 至于菏即荷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
 縣自有菏派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
 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
 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

夏書禹貢

夏言
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本朝樂史
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
謂之清河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
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
與昔同然則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
流也程氏曰滎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之入
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之溢出者非濟水因濟
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按程氏言溢之一
字固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
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為濟蓋溢者指滎而
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
之溢明矣况經所書單立導沈條例若斷若
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先儒
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
伏南豐會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
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山之北與西
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
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

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高或致數尺其旁之
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
人名之曰豹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
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
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
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於濟者皆
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
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然
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
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
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
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
濁水則清人服之其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
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
事理之顧弗深考耳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
東入于海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見導
夏言禹貢

風澧音

蠅澧音

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導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同穴。導之耳。只自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澧。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熊耳。盧氏之耳。○按經言。嶧冢導漾。嶧山導江者。漾之源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

加槎鋤反

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流水不言山者。流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隩。沮會同。義四海之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所歸。此無決潰。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

夏書禹貢

三

卷二

夷台音 質錘音

大脩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
 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各物交相
 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
 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
 辨十節。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
 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
 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
 致稼穡。田賦則止於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
 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也。錫土姓。錫土姓者。言
 而巳。故曰成賦。中邦。錫土姓。錫土姓者。言
 國。錫之姓。以成賦。中邦。錫土姓。錫土姓者。言
 囚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天子建德。祗台
 德。先不距朕行。賦。建諸侯。治巳定。功已成矣。
 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五百里甸服。
 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五百里甸服。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結服四

與稽

刈音

上聲

麤與

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
 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
 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銓。半藁也。半藁去皮
 曰結。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
 納總銓。結而服者。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
 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藁也。內百里為
 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內百里為
 半藁。納也。外百里次之。內百里為。只刈禾
 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
 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遠去
 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
 也。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
 諸侯。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
 國也。諸侯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
 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
 夏書 禹貢

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

聲入

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也。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外揆文教。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治外五百里。而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為二等也。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為二等也。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外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

聲處上

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今按。每服五百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於千里。相距五千里。冀州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無二千里。冀州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不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為上國土。地與廢蠻夷。可以一富庶。繁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言東西九千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禹服之狹。而周漢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

聲要平

夏書禹貢

長上聲

扈鄂並侯古反

後世所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
 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
 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
 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
 畫之。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
 也。漸漬被覆暨及
 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也。地有遠近。故
 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
 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
 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
 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
 告成功。于舜也。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
 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
 于舜也。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

甘誓

甘誓。扶風鄠縣。誓與禹征苗之南郊也。在
 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
 退之節。所以一眾志而起其怠也。誓

姁疏 臻反 邳貧 悲反

怙音 戶稔

師于甘。故以甘誓各篇。書有六體。誓
 其一也。今古文皆。有扈夏
 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
 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
 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
 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
 有姁邳。周有徐奄。則有
 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大戦干甘乃名六卿。六卿。六鄉之卿也。按周
 卿。鄉六鄉。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
 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則各率其鄉之將
 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
 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
 天子責之。方伯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天子親
 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
 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
 夏書禹貢

三

卷二

忍枕反

上聲 勦焦

大言

三四

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王曰嗟六事

之人予誓告汝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

也皆是**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

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忽之也威暴殄之也侮輕

而殛死况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

也夏正建寅寅不敬廢棄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

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

于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

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建唐

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

已之前當**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

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左右車

居左以主射也一居右以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

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

者左射以鼓為右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

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

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

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用命賞于祖不用**

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命戮于社予則孥汝**

軍行祓社豐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

之左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

祖也孥身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

戮及汝身將并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或曰

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

甘誓

最側 搘反 馘上 獲反

拂祓音

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

居左以主射也一居右以主擊刺也御非其

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

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

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

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命戮于社予則孥汝

軍行祓社豐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

之左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

祖也孥身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

戮及汝身將并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或曰

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

甘誓

異 剽音

戮辱也。擗猶秋官司厲擗男子以為罪隸之。擗古人以辱為戮。謂戮辱之以為罪耳。古者罰弗及嗣。擗之刑。非三伐之所宜有也。按此說固為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擗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勳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為過哉。

五子之歌

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古文。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攷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

諧 馨音

奔蒲 官反

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非若太康以逸豫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攷之無度。言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有窮后羿。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說文。羿。帝馨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使不得返。遂廢之。

羿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

夏書 五子之歌 卷二

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

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可疎之也。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

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

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

慎

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

獨夫即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爲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已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之。其義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也。荒者。迷亂之謂也。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知此而太康獨不念。

夏書五子之歌

又復扶

聲治乎

夏書

三

明故不復申結之意也。其三日：惟彼陶唐，有
 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堯初
 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
 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
 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綱，一
 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
 亡也。○又按左氏所引，惟彼陶唐，其紀綱之
 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
 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
 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
 絕祀。明明，明明而又不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
 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所以治天下之典
 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

去聲 皇思 音旁 傍徨

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
 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
 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
 之設，所以為一天下之輕重，而謂詳且遠矣。奈
 亦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
 何法度之制，始於權繩，與鈞而生準，是權衡
 按法度之制，始於權繩，與鈞而生準，是權衡
 生規，規圓之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
 者。又法度之所自出。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
 也。故以鈞石言之。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
 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
 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忸怩，女六反。怩，女
 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仿
 徨無人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
 之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
 夏書五子之歌。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

三

卷二

色也。忸怩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將去 聲初 惠反

胤征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胤。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任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政社稷安危。任胤。胤侯不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行。胤侯不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當。國命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猶以禮樂征伐之自天。而能舉師伐罪。猶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名。命胤侯征之。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胤侯命。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將。造師。胤侯能承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命。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

羿之書。則胤臣賊子所為。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

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胤侯

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胤侯。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義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義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大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為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篡。而仲康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即皇帝位。以收。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義和之夜。拜。雖曰沈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征。

相夫 聲

胤征

卷二

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豈待相而後敢邪。羲氏和氏。夏合為一官。日胤后者。諸侯入為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也。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徵音澄。○徵驗。保安也。聖人謨。下文即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眾。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又按日蝕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羲和掌日月之官。黨羿而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不言是。可赦乎。

省悉 井反

朔 師音

則 音悉 反

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適慈秋反。鐸達各反。○道人。宣令之。眾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有教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不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猶有常刑。而况於此。惟時羲和顛覆厥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

夏書 胤征

卷二

卷二

聲舍上

聲傳去

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位。俶始。擾亂也。天紀則離。次則舍其所居之星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始亂其天紀焉。返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按唐志日月會次在仲康。即位之五年。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嗇夫。小臣也。漢有上林嗇夫。庶人。人之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日走者。以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

戲愾音

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義和為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治之者籍也。今日蝕之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聞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誅矣。罔。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爾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明非若五霸。搜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也。迂。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夏書胤征

卷二

將殲

廉反○岷出王山名岡山春也逸過渠大也
 言火炎而岷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
 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
 其害有甚於猛火之不辨玉石治之舊染汙習
 惡之魁而巳脅從之黨則罔治之善猶王習
 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習
 之師也今按胤征始稱義和之罪止以其畔
 官離次俶擾天紀至是有魯從舊染之語則
 知義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
 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爲亂黨助羿爲惡者也
 胤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
 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
 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嗚呼威克厥愛允
 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威者
 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
 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

又反復扶
 以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
 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書卷之三

蔡沈集傳

契音肩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諡。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眾憚於

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又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台音怡。後同。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

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

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商書湯誓

卷三

劉音

論去

喪去

聲

商書

不敢不正

稽刈獲也。制斷也。毫邑之民。安於

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毫亦聞汝眾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今汝其

日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

眾率怠弗協。日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

若茲。今朕必柱。是也。湯又舉商眾言。桀雖暴

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之。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

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亡之。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

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

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罔有攸赦。此又益以朕不食言。

仲虺之誥

仲虺許倬反。○仲虺。臣名。奚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

孔氏謂仲虺亦必對眾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眾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商書 仲虺之誥 卷三

好去聲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為口實。實。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
 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
 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
 若而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陳氏
 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藉以為名之士。猶有不知
 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
 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
 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
 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
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且鼻

惡去聲

夫音扶

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
 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炭火
 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
 其所以勇智之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
 湯以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
 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
 使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
 循其典常，而與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
 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
 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
 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
 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
 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
 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也。主而自殘賊焉，則君
 子之言，則仲虺之誥，之夫而何？孟
 夏王有罪，矯誣上

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

師。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

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

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

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

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

附勢。意不相。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

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

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稗早履反。簡略。繁

有秀音

聲惡去

聲處上

陷于非罪。况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

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

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惑。有道勢之必

也。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

民。懋與茂同。○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

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

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

於人。不吝過於已。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

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

成盛音

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乃葛伯仇餽。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奚予后。后来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葛國名。伯爵也。餽。饋也。仇。餽與餽者。為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眾往耕。老弱饋餽。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奚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代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

易去聲

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

去聲上惡

南書仲虺之誥

卷三

卷三

聲好去

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也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日新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

夫音 扶音 素音

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論迥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求保天命之於既勸勉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專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求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語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榮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天之歸湯者非一日未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

潮朝聲分去

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已。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

有文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

后。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

扶夫音

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

懼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羅鄰知反。荼音。

徒。○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稱冤於天。

湯誥 卷三

怡台音

商書
 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戮當作勳。○肆，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俾予

更乎聲 樂音 洛

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大也。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卽就，怙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怙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

商書湯誓

卷三

聲幾平

乃亦有終能於時王反○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庶幾是乃理之責已而薄於責人。嗚呼。尙克時忱。

伊訓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爲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
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見

忱音

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
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
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
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伊尹字也。
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
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
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
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
甲以卽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
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
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衍
我烈祖。太甲卽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
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
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則
而不改月者。湯崩之日。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
太甲繼仲王之後。服仲王之喪。而孔氏曰。湯
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
商書。伊訓。

八音

朝音

商書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則寅月始出遊十月葬鄆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也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平此者復正厥政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亭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

見音 下同

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辯又按孔氏以爲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爲嗣父也嗣叔父而王也太甲既服三年之喪其叔父後者爲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王之柩前方居憂於仲王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祀商之先王而伊尹喪三年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伊尹喪三年以立太甲告之不言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册雖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耐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王之書本爲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王之書見書序餘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周

見書序餘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周

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
 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若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先王借道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而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費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

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
 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初即位之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於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順也
 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
 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
 邦茲惟艱哉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
 商書伊誥

洛樂音

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已之閒。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身。此又言湯得天下之。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賢哲。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

易去聲

現刑 秋反 好惡 並去聲

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殉潤反遠于願反○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浮過也過而無度也此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墨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當時太申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以敗官為墨伊誥鳴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

商書伊誥

三

卷三

應去聲

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敬之於身。念而勿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二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

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

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

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

緒。監音鑑。左音佐。顧常目在之也。諟古是

緒。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

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

有。太甲上。卷三。

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其基業也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

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

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先見如字相去聲下

同○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爲周○施氏曰作僞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僞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以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王惟庸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相去聲

念聞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伊尹乃

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

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昧爽明也昧爽

時也不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深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上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母顛越其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命以自取覆亡也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失之處故伊尹特言之若虞機張往省括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

鮮上聲

商書太甲上

三

卷三

世有辭

虞人度也。射者之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也。若

中 去 聲

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氏之。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

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與

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王徂桐宮。居憂。克終

允德。德。往也。允。信也。有諸已之謂信。實有其

從于 勇反 與音 勇反

其為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與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意。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

于亳。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冠也。唐孔

耳。此蓋衮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作書曰。喪既除。以衮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扶夫音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
疆之休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
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
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
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
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
墜今其自是有求豈不王拜手稽首曰予小
子不明于德自厯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
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

扶夫音

圖惟厥終道胡玩友○拜手首至手也稽首
如此不類猶不省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
縱肆則放蕩而曠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
身言之也速召之也既不信也伊尹之言不能
往已往也已在既不信也伊尹之言不能謹之
於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
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伊尹不言夫
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
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
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失來茲
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
乎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
明后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
誠于上協和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
下惟明后然也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
商書太甲中

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已
罰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
有誠而動者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
乃以湯為我君日待我君我君來其鄰國之民
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后
求其蘇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湯之
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
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
不可頃刻而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
逸豫怠惰也
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思孝則不敢違
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
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險邪

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天位艱哉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

仁克誠而後天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
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神享之也曰
天者理之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
民謂之仁者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
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
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
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
而書太甲下

聲重子 聲去

去聲

是告之。其才固**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與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治也。有是聲。否。俯。久。反。○德者合敬仁誠之稱。行之者矣。亂亦古人之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與。與古之亂者。則無不與。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不可。而謂之道者。蓋治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畷。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與。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明之君。為然也。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敬

論去聲

古聲反

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無輕民事。惟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

難無安厥位。惟危。無母通。母輕民事而思其難。無安君位而思其危。慎終于始。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改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

詩太甲下

卷三

弛音 姑

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求乎于
休弗思弗為安於縱弛生王之法廢矣能思
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
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
之不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家永信其
休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
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
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

巴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
則上語必有為而發也

咸有一德

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
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伊尹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伊尹

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伊尹

厥德 匪常 坊本 作靡 備

雖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
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
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
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商書咸有一德

復扶
又反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成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也。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則維

左音

夫音
扶

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善無常主。協于克。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無善者不可。

行去聲

與去聲

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然家也。天祿安民生厚。

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效驗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

可以觀政。

長上聲。○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挑音

現見音

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盡子忍在忍。二反。○罔使罔事。卽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母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咸有一德。

聲 陽去

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之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榦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北於河水盤庚欲遷于股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

聲 呼去

盤庚遷于股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感出矢言

怡 台音

籲音喻○股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股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眾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股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曰我玉來既爰於是股商兼稱或只稱股也

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

曰其如台也盡子忍反○曰盤庚之言也劉殺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

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詒實詰體也二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也

皇丹 上聲 霽于 刀反

商書

地無若我何。言耿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

不可居。決當遷也。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

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服事也

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

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

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

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

之事。仲丁河。曹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

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曹甲居相。祖乙居

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

言。祖乙遷邢。或。若顛木之有由。葉。天其永我

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牙

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業。而致安四方乎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胡

教反。○敷。教服事箴。規也。耿。地。湯。鹵。墊。隘。而

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

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

與忤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

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

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

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

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

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

商書。盤庚上。卷三

鴻音 昔鹵 音魯 墊音 唐隘 聲去

葛反。又魚列反。○顛。什也。由古文作粵。木生

條也。顛。木。譬。耿。由。葉。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

若已。什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

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業。而致安四方乎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胡

教反。○敷。教服事箴。規也。耿。地。湯。鹵。墊。隘。而

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

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

與忤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

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

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

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

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

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

為去
聲

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以
民患渴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
汝母得遇絕而使不得自達也眾者臣民咸
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
從康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
同母得傲上之命從已之安蓋傲上則不肯
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
雖盤庚對眾之辭實為羣臣古我先王亦惟
而發以敷民由在位故也
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
不飲罔有逸言民用不變今汝聒聒起信險
膚予弗知乃所訟謀在舊人共政王播告之

諛乃
交切

易去
聲

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
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眾聽故民
不和吉言于百姓諛多言凡起信於民者
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
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
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
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非予自荒茲
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
謀作乃逸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
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若網
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紊亂也網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
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
商書盤庚上

遷徙勞苦而有未建乃汝克黜乃心施實德
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蘇氏曰商
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
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
私心施實德於民與汝婚媾僚友乎勞而有
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
曰我有積德也汝積德云者亦指世家
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乃不畏
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
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昏強也汝不畏沈溺大
害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
害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

相去聲

復音腹

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
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
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
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
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
予有咎恫音通燎盧皎反撲普卜反○吉好
也儉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况
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
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可難也靖
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為不安非我有
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有書盤庚上

卷三

聲選去

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任如林反。○遷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耳。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爲老人。又有何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侮。老成人之有。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選須。緝反。與去聲。○胥。相也。敢。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元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

聲中聲易去

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

親疎。凡代死彰善。惟視汝為惡。為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眾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所當罰也。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直。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賈當早反造七到反。○作起而將遷之。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

鮮上

曉之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也。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

不浮于天時。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為浮。浮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

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憂也。保后胥感民亦憂其憂也。殷降大虐。先

后之間。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其比。毘至反。○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

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為汝有罪。比于罰。而謫。商書盤庚中

樂音 洛扶

遷汝也 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
志也 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
從爾志也 或曰盤庚遷都民恣胥怨而此以
為不從厥志何也 蘇氏曰古之所謂從眾者
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謂不言而
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
然也 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為浮
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
反求其心則固矣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
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
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

開去 聲

樂音 洛

怒曷瘳 忱時任反乘平聲瘳丑鳩反○上文
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亦保后胥感
之爾徒為此紛紛自取窮苦警乘舟不以時
濟必敗壞其相與及沈溺而巳詩曰其何
安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
罔或稽察焉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
忿怒何損於困苦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
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汝不
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
勸也 孟子曰思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
無後日也 謂也 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
汝命汝有命于天生理於天乎下文言 今予命汝
迓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今予命汝

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
 而無中正予迂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
之見也畜許六反○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
 畜汝衆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
以奉養汝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
 羞爾用懷爾然畜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
 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失于政陳于兹高
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后不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陳久崇大也
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
 必大降罪疾於我曰何爲而虐害我民蓋人

末音

君不能爲民圖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
安是亦虐之也
 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
 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此
至反○樂生與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
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此
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與事與我
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
與朕幼小之孫同遷平故汝有失
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古我先后
 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
 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
 汝不救乃死戕慈良一反斷都管反○既勞乃
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

商書盤庚中

元

卷三

聲乘乎

去聲勞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易夷益反種之勇

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
為姦為充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劇大則
殄滅之無有遺育母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
遷徙道路艱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
令以告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求建乃
家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
起其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
用汝遷求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今我將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

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
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眾之情也此史氏之

言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盤庚之言也大命

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為
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成之以建
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

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是腎

忍反此昆至反○歷盡也百姓古我先王將

契私
烈反
嶮音
遘

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
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
亳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臯南轅轅西降
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
高水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
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今我民用蕩析

尚書

盤庚下

三

卷三

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
為河水圯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將復我天
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肆予
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上。用宏茲。賁。沖童。果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眾謀。乃至用爾眾謀之善者。指富。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遷者。言也。爾。眾亦非敢回違我上。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言爾眾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

略彼既往之傲。情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其賢矣哉。皆隱哉。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相爾雅曰。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之民眾也。人之保居。敘欽。有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今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否。俯九。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河。盤庚下。卷三

長上 聲
相去 聲
好去 聲

說音

腹養音

無所不敬。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無母同總。我功也。勉其則血戒其所不。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可為也。勉其所當為也。德求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地於耿。盤庚不得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非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責。益開眾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之日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

相去

奄餽音

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

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

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稟令。亮龍張反。陰烏舍反。亮亦作

諫。陰三年。鄭氏註云。諫。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闇。讀如鷄鶻之鶻。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為信。默。

喪去聲

怡台音

易去聲

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為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為命不言則臣。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下無所稟令矣。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惟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乃審厥象俾以形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繪音

怡台音

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上築傅巖在虞所夢之間肖相似也與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果於是立以為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日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商書說命上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
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為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沃灌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既我心而厥飭也若跌弗視地厥足用傷跌跌也視見反眩熒絹反眩藥而毒海岱之閒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
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辟必益反○匡正率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嘗傳說暨其餘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

說音悅

之道蹈成湯之迹敬我命是命其思有終也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說命中

卷三

卷三

聲長上

聲為去

商書

三五

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子后王天

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

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

下之禮以尊臨甲以下奉上非為一人

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天之聰

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

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

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又反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

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

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于戈所以計

以爲已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

治無不能明焉則政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

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庶官治亂之

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

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

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

治也私昵惡德所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

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

此言庶官則爵爲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

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

聲當去

猶無益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有其

爵亦不可及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也善當乎理

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有其

尚書說命中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

卷三

喪去聲

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張氏曰惟事其備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也

惟事其備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張氏曰惟事其備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也

惟事其備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張氏曰惟事其備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也

惟事其備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張氏曰惟事其備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也

惟事其備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張氏曰惟事其備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也

惟事其備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張氏曰惟事其備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也

惟事其備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張氏曰惟事其備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也

惟事其備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張氏曰惟事其備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也

強上聲

亂事神則難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

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

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

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

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

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

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

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

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

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

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

商書

說命中

三

卷三

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其失而正之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

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

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

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

者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

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高宗

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

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

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

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

量去聲

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爲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說命下

合音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

怡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甘盤

應去聲

君爽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遜。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于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爲于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遜于荒野。以言小子語。推

藥音

之非。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翹藥。若

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

邁乃訓。非翹藥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

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翹多則太苦。藥多則太甘。翹藥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說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我說

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求多聞者。資

身治平聲

者。反之已。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

命

天

卷三

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傳說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已者。如此。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敦。教反。胡。體之立。敦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閒斷。則德

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日敦。敦於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爾巧險。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談也。○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者。未之有也。亦此意。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又列于庶位。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又列于庶位。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又列于庶位。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宇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備而成。汝之教也。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備而成。

真書說論下

三九

卷三

長上聲

者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蘖監
梅為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為喻其所造益
深所望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
益切矣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
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
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先正先世長官
之臣保安也保
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
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
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
輔我無使伊尹專美于我商家也傳說以成
湯望高宗故曰協王先于成德監于先王成
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周俾阿衡專美
有惟后非賢不父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

乃辟于先王求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

子之休命君非賢臣不與其治賢非其君不
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

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謙之辭對者
對以已揚者揚於眾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
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君
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為商合王傳說為
商賢佐果無愧於
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彤日高宗彤祭有雉雉之異祖
已訓王史氏以為篇亦訓

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
只以篇首四字為題。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彤音融雉居候反○彤
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

亦禱音

彤。周曰釋。雉鳴也。於彤日有雉雉之
異。蓋祭禱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祖已日

音作

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于昵。昵

者。廟廟也。豐於昵。失禮之正。故有雖雉之異。

祖已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

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正事之言也。乃訓于王曰

王可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

天民民中絕命

監音鑑。天於兆反。○典主也。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

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

非天。天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

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

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

言民而不言君。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

者。不敢斥也。

天既孚

兩語
天反

謹聲
去聲

數音
朔

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於德不

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也。

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

謹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

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已意謂高宗

當因雖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

祭豐昵。微福於神。不若德也。雖雉之異。是

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雖雉之異。是

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

邪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微福於

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

可獨豐於

昵廟乎

西伯戡黎

戡音堪。○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

西伯戡黎

四

卷三

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不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錄其言以為此篇。詰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矣。西伯。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下文無及。戡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奔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祖伊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淫戲用自絕於天耳。

虞天性不迪。率典。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棄常法也。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

台。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

西伯既戡黎

卷三

喪去聲

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
言可謂痛切明著矣。王曰：嗚呼！我生不有
命在天。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我祖伊反曰：
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參倉含反。紂
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
列在上，乃能責其命於天邪？呂氏曰：責命於
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
邦。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
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
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
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
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
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
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

與去聲

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
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
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
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
略無及周者。文武公
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
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
之語，亦詰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
因以名篇。今
文古文皆有。

少去聲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
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
于下。酗吁句反。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
師孤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

商書微子

四三

卷三

好去聲 訛音 喪去聲

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于上。而子孫沈酗于酒。敗亂其德于下。沈酗言我而。殷罔不言紂者。過則歸已。猶不忍斥言之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之。殷

更平聲

荷音 荷音

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出尺類反。隳。西反。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隳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長上聲

舊有位人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不聖人之言。弗逆也。考長老成之人也。紂惟

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紂皆弗逆

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

答。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攘如羊反。牲音至。○色純曰犧。體完

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民攘竊而去。有司

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

究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究之語。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

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讎斂若仇敵。拈

行而不息也。語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川以

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

下必為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

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

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饑殍。而無所商。今其

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為敵讎之語。商今其

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

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

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為道

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

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

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

長上聲

喪去聲

歛去聲 拈音 與

商書微子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文上

卷三

既安也。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至則當盡。以我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遜也。按此篇。微子謀於箕子。非比于箕子。義。上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心之所安。故孔子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者。即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而所謂自靖。璧衰。與。○又按左傳。楚克許而所謂自靖。日昔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受其璧。而。克商。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適周。乃在。克商。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位而逃。遜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

